

有凤来仪

王仁菊

平利凤桥乃有凤来仪之地，这于民间传说和建制传承中均有迹可循。凤指凤凰；桥指土桥沟。凤凰铺得名于境内的凤山，其名溯源逾千年时空。土桥沟是一狭长山沟，因沟口小木桥面垫土通行而得名，站在沟脑的梁尖上，能把安康城看得一清二楚。二者皆是旧村名，亦是老底蕴。行政村区划调整后合二为一，各取一字命名，便有了凤桥，至今二十三年。

初入凤桥者，常将入口处一座横跨河面的廊桥视为凤桥由来，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这座廊桥修建不过二十一年，却因设计匠心独运，朱廊黛瓦，重檐翼角，古朴典雅的横亘于悠悠碧波之上，与山水田园互为借景，别有韵致。人行其间宛若画境，桥下流水潺潺，两岸峰峦叠嶂，远观却又如亭似榭，妙不可言！尤其日暮之时，最为美轮美奂。有文人墨客途经此地，逢晨曦初露，烟岚廊桥，一时意醉神迷，冠以“烟雨廊桥”之美名。殊不知，待得夕阳西斜，金晖漫洒，落霞远照，光影交错中的廊桥浮光跃金，曼妙之姿较前更胜三分不止。故，烟雨廊桥之誉，美则美矣，却有一叶障目之嫌。

传说很早以前，凤山下有一对夫妇，年过半百育一子，取名萧郎。萧郎自小好吹箫，无师自通。十二岁时双亲辞世，萧郎去吹箫家做了牧童，终日以为箫为伴。逾束发之年，稚气尽褪，浑然一派清朗俊逸之姿，颇得姑娘青睐，不免有些嫉妒。有好事者逗弄他说，山上有位凤凰仙子欲觅吹箫人为侣，若得芳心，便可做那神仙眷侣。萧郎信以为真，日日去凤山牧羊吹箫。箫声空灵婉转，引来了漂亮的锦鸡，也引来了鹁鸪。鹁鸪凶猛，欲扑杀锦鸡，萧郎为救锦鸡折损竹箫，锦鸡感念其恩，告诉萧郎若用鹰嘴峰下的紫玉做箫，便能吹出仙曲，引得凤凰仙子出了洞府相会。萧郎历经艰难

取得紫玉箫，果真吹出仙曲，引得凤凰仙子翩然而至。后被恶人得知，胁迫萧郎吹箫引凤，意图捉住凤凰求取封赏。萧郎宁死不从，其情意感动西王母，特允二人结为连理，世居此山。后常有人见萧郎乘彩凤，吹玉箫往来于山巅薄雾之间，凤箫和鸣之音倏忽可闻，人们便把此山称为凤凰山，后改为凤山。

另有武后封茶王的传说，也流传甚广。相传武则天曾赴房县途经平利凤凰山，见凤鸟衔茶枝绕古树飞舞，视为祥瑞，遂封大树为“茶王”，传为佳话。新中国成立后也曾设凤凰乡，后于撤乡并镇时撤销。当地人总习惯于山水地名前冠以凤凰之名，常弄得外人迷惑不解，这又是另一个美丽的误会。如蒋家坪凤凰茶山，意指位于蒋家坪的原凤凰乡属茶山，却常被误解山名谓凤凰山。

凤山何以更名为凤山，无正史记载，有文史研究者推测，极可能更名于清乾隆年间。清乾隆二十一年，时任知县黄宽在组织纂修县志时撰写了平利八景，八景之一的“凤山叠翠”便是凤凰山春夏盛景。许因撰文对仗工整之需，八景地名均为二字，原名二字者皆简化，凤凰山极可能因此简称凤山并载入县志。此论虽为推论，但因上述民间传说互为佐证，于口耳相传间历久弥新。凤凰在华夏文明中是美好祥瑞的化身，神秘高洁，非空地不栖。以其命名的山川不计其数，典故亦层出不穷，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凤鸣岐山与吹箫引凤，“周之兴也，鸞鳴于岐山。”“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凤凰为神鸟，传说为先民智慧结晶，凤山极可能古称凤凰山，凤桥是方人杰地灵的物华宝地，凤桥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生生不息。

溯源凤桥其名历经沧桑更迭，数度变迁，但其作为出入县邑门户的界域地位始终不变。凭借着地缘地貌和得天独厚区位优势，

自古便是舟车辐辏之地，商流业甚是繁荣，又因着襟山带水，地势险要，自然风光秀美。

自然景观最负盛名的当数狗脊关、车厘峡、凤山与灌溪河，每一处都凝结着岁月的传奇，尽显自然的鬼斧神工。狗脊关的由来众口不一。车厘峡常被误作一处关隘，实际是一条绵延十余公里的险峻峡谷，两岸山势陡峭，壁壁林立，峡谷幽深，于高处俯瞰，形似车厘，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灌溪河，即今县河旧称，亦闻名于旧平利八景之“灌溪百折”，原文颂其：“环曲可爱，为涌雪、为明珠，殆处处兼有此胜。”寥寥数语，尽显水韵灵动之美。

人文底蕴与历史遗迹相映生辉，是凤桥另一道醒目的风景，近百年里，凤桥人陈氏广居一门三代文韬武略，出仕入将，成为家族骄傲，也成为凤桥的一面精神旗帜。

当地人雅士承先贤遗风，踏遍青山，考证梳理了这些人文粹粹，并撰文题诗以做注脚。其中，尤以陈彦华先生的《凤山八景》堪称集大成之作，或依凭山形地貌，或寄寓祥瑞期盼，或铭记古老传说，为境内八景赋予双笔添寿、犀牛望月、凤凰展翅、药王仙踪等美名雅称，既生动形象又暗合先民智慧，使人不得不叹服，凤桥人骨子里的灵性亦如身处的灵山秀水般多情烂漫！

自历史深处踏歌而来的凤桥，曾凭借坐拥的优厚资源禀赋，成为市区的“东花园”和平利的“西门户”。在时代高速发展的冲击下，被推至变革的十字路口。国道一再改良，高速横贯东西，前往市区或县城均不过十余分钟车程，转瞬之间，昔日热闹繁荣的凤山铺成为往来旅客的窗外风景。徒有通达之便，难聚人气之盛。如何寻觅独属自身的未来前路？成了凤桥人共同面临的时代命题。

早年，与凤桥一山之隔的县河，成功打造

了田园文旅示范点，悄然带动了沿河两岸的生态文旅业。沿途镇村纷纷依托这一河清水，探索发展生态文旅，逐渐形成以县河为原点，人字形自南北延伸的旅游环线。南自县河至财聚，到大贵、洛河至黄洋河源头。北自县河至凤桥，经蒋家坪至大贵、洛河的大环线，沿线人称之为“大黄洋河生态旅游”。

距县河一山之隔，距蒋家坪五里之遥的凤桥，主动拥抱时代变革，在现代化发展坐标中精准定位——以田园栖居为韵脚，以种植养殖为基石，于枕河临路的陈家坡打造田园景区和民宿集群，于坐拥厚土的土桥沟兴建产业园区，守望发展，渐成相生相胜之态。那被游人称为“凤桥花园”的田园景区，面临白水，背靠青山，依时序成片栽种着油菜、葵花等作物。当庄稼花开满整片山坡时，阡陌小径与农家屋舍渐次隐入花海，逶迤河水化作粼粼丝带，十里花香诱得人群蜂蝶翩跹而至，人们穿过花间小径或于农舍近前逗留，不时便会邂逅熟悉面孔，成为彼此视野中流动的风景。

如此，仍不尽兴，还可前往土桥沟的产业园区走走，于沟谷深处，听风声鸟鸣，观古木林深，在身体的跋涉和心灵的释放中与山水共情。逛得倦了乏了，择一民宿品尝乡村美食，或去不远处的“凤来仪”民宿别墅小住一两日都是不错的体验。

沉浸在这般宛如水墨晕染的凤桥山水间，一些外来人总忍不住生出探寻心思。何以沉寂多年的凤桥突然于某个春天闯进视野，俨然就成了黄洋河旅游沿线最美的一站？不仅吸引八方游客照来攘往，还成了文人墨客的采风胜地，更吸引不少投资业主扎根凤桥……热情的凤桥人便把凤凰栖居的古老故事复述了一遍又一遍，无论听者信与不信，尽皆十分自得。

大嫂

叶柏成

大嫂是女儿紫淳的大舅娘，快七十岁的人了，脸上布满细密的皱纹，一笑起来，像一粒石子投入宁静的湖面，荡起层层涟漪。一口洁白的牙齿，没有一颗提前脱落。她精神矍铄，腰不弯，背不驼，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干起事来利利索索。

她天天和土地打交道，但穿一身得体的衣裤，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即使她是刚刚从地里摘几条黄瓜，挖几兜新鲜的洋芋，或者是掐几株绿油油的韭菜，也在她身上看不见泥点子，即使在她家最困难的时候，她依然将破烂的衣裳洗得一尘不染。

大嫂也算命苦，大约四五十岁的光景，丈夫因病早早撒手人寰，她身边带着十一二岁的一儿一女，家里缺少强壮的劳力，地里的农活自然比别人慢了节拍，日子过得紧巴巴。所幸，村上帮她申请了生活低保，这才维持住了一家三口的粗茶淡饭。

大嫂生性倔强，大哥去世，她发誓不再嫁人，硬是咬紧牙关，将苦涩酸楚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她的儿女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后，便开始了打工生涯，每月会给她寄来孝心，大嫂的日子开始苦尽甘来。

随着退耕还林，脱贫攻坚等惠民政策的落实，大嫂一家在集镇居民安置点买下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产。住进了安置房，大嫂从头到脚的穿着打扮就更好了。冬天里，她穿着女儿桂英从西安买的棕色鸭绒袄，脖子上围着条素的素色围巾，脚蹬一双擦得可以照见人影的皮鞋，一张饱经沧桑的脸白净净，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好几岁。大嫂家里的桌椅板凳，沙发靠垫同样清清爽爽，不染尘埃，她现在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依然没有丢掉一个农人在菜园里的精耕细作。

农历正月里，她在她的半亩地里栽几窝洋芋，也会种几株辣椒、白菜等。她将洋芋、辣椒的株距行距，窝子的大小深浅，挖得整齐适中，大嫂干这些农活，像一个称职的庄稼把式。瞧瞧她菜园子里长出的

洋芋、辣椒、小白菜等，排列得整齐美观，惹人喜爱。因为精心劳作，她家的蔬菜往往比别人的长势要好，成熟得早。她为人大方爽快，除了自家享用，还会送给左邻右舍，兄弟姊妹尝个稀奇，大家都夸她贤惠能干。

我们每年正月初二都按照惯例，到老婆的娘家相互走动，大嫂家是要去的，一般计划在女儿舅舅家吃了饭，如果当天无法返回县城，就在大嫂家里住一晚上。

去年正月初三，我们在大嫂家歇一晚。当天晚上，我们吃着她准备的各种水果，嗑着瓜子，看着电视，聊着家常，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大嫂问我们：“困了没有？困了就洗脚睡觉。”我从沙发站起身，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说：“睡吧，瞌睡来了！”大嫂笑着向我摆手：“你莫起身，我去给你们倒洗脚水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给我们倒来了温热的洗脚水，拿来干净的棉拖鞋。洗脚后，她开始仔细向我交代，过道灯的开关在哪里，晚上起来要注意台阶，走路走稳当一些……我连连点头，心想我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没必要交代这些吧？然而多亏大嫂心细如发，考虑周到。

夜里两点多，我摸黑起床，差点摔了一跤，我打开卧室的门后，过道里一束强烈的光将夜晚照亮得如同白昼，走出卫生间后，想着这是谁忘了关灯呢？这样整夜亮着岂不浪费电吗？我关掉了过道的灯。没想到，当我第二次起来的时候，过道上那盏灯光又亮如白昼，我傻愣愣地望着这盏灯，难道是开关失灵了？我又关掉了灯，我第三次起来的时候，那盏灯依然亮着。

这盏灯直到天色大亮才灭，大嫂早早起了床，为我们冲了牛奶，买了早餐。我说昨晚过道上路灯亮着的事，她笑着解释说，“我听荣子（我老婆的小名）说，你受惊夜，我专门把路灯给你拉亮的，结果你一会儿关了，一会儿又关了，害得我去开了好几次……”听了她的话，一旁的紫淳与桂英，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清凉芍药谷

卢慧君

一进芍药谷，满目的青绿伴随着夏日雨后清凉的山风扑面而来，使人神清气爽、耳目一新。

芍药谷位于平利县城西北约十公里处，相传远古时伏羲公劈山石供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扔在了芍药谷，是一处集山、水、林于一体的自然景观。芍药谷沟深、林密、水清、石奇，整个景区沿着芍药沟从谷底逶迤爬上山顶，在两边高大茂密树木的掩映下，显得格外深邃幽静。山间峰回路转，移步换景，犹如世外桃源，总有出其不意的惊喜带给游人。

步入平利芍药谷，如同走进了童话中的绿野仙踪。放眼望去，群山层峦叠嶂，峻峭挺拔，与化龙山遥相呼应。山上树木丛生，百草丰茂。那树木高低不一、错落有致，高耸挺拔的水杉、光滑闪亮的油松，还有一些调皮的藤蔓旁逸斜出。伸出长长的枝条左拉右扯，交相缠绕，临近水岸的，俏皮地探出头在水里照个影儿，似是女娲织就的一

张细细密密的绿网，覆盖在芍药谷上。野生的绣球、蜀葵、蛇莓、刺泡……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叫出名的和叫不出名的野花、野果点缀其间，似是绿网上的刺绣，让夏日的芍药谷更加令人迷恋，不再为错过芍药盛开、满谷花香弥漫、彩蝶翩跹的春天而感到遗憾。

水岸蜿蜒，木质栈道也随着绕行，时而从河面穿过，时而掩映在丛林中。我们的行程很随意，一会儿行走在栈道上，一会儿又钻进林间小径，走走停停，玩玩拍拍，水边几株粉红的蒹葭都要讨论一番。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雨后初晴，天空碧蓝如洗，云朵洁白如雪，明亮的阳光穿过层叠的树叶投下斑驳的日影，在地上轻轻摇曳。黄鹂、云雀在林中娇媚地鸣叫，清脆的铃声穿过如絮的白云，歌声在山谷中回环飘荡，显得格外清幽深邃。地面杂草丛生，行走在软软的、绵绵的、杂乱无序的草甸上，盛夏的暑热和工作的劳累被风吹到脑后，这绿

像一双温柔的手将心头的烦躁抚平，不急不躁，气定神闲。

芍药谷三步一潭，五步一湖，湖下、潭下则是天女散花般的瀑布群，或气势恢宏，发出轰隆隆的巨响；或清秀雅致，声音清脆悦耳。这水未经污染，清澈透亮，如同婴儿的眼眸，要么像一块上等的碧绿美玉，泛着粼粼的波光；要么像洁白的绸缎，缠绕山间。尤其是那瀑布，一层一层，像女嫔绿白相间的蛋糕裙，裙裾飞扬，清新养眼。头顶的蓝天白云，两边的绿树静卧在磨镜湖中，浑然一体，一时分不清哪是天上，哪是水中？

这里石头大小不一，形态各异，任由游客发挥想象，把它们做各种比拟，就像巴金在《记金华的双龙洞》里说的，即便不把它们比做什么，也很美。水里的石头不管大小，都被冲刷得圆圆润润，上面长满了青苔。

半山腰中，有供游人休憩的木屋草亭，亭内有干净的木桌木凳，配上这野趣横生的森林溪谷，真的像是童话中的世界了。我们正好

也有点累，其实我知道，即使不累，见到这样有趣的景点，又怎能错过？因为赶了个早，景区只有三三两两的游人。此时，我们坐在草亭里，喝水、聊天、自拍，话题再也没有来时那些家里常年卧床失去意识需要照顾的八十多岁老人、已经毕业却不愿正经找工作偏要在外游荡的孩子，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工作等这些避不开的沉重话题。我们只享受眼前的美景，心儿就像林中的生灵，自由、简单、快乐。

我们走走停停，速度很慢，后面的游客陆续跟了上来。走到龙潭湖，已是中午，肚子有些饿，就没有再往前走。我给景区服务台打了电话，让旅游车来接，西安来的几个游客就和我们一起返程。

回到停车场，原本只有我们两辆车的停车场，已是满满当当，后面陆续还有游客。我们赶了个早，本想去看云海，因为没有找到观云海的最佳地方，那就留一点遗憾，给再来芍药谷找一个理由。

近日，偶然邂逅安康本土音乐作品集《云水谣乡》，展卷品读便沉浸其中。书中以灵动的笔触勾勒出安康的绝美画卷：层峦叠嶂的秀丽山川、蜿蜒多情的汉江碧水、令人垂涎的风味美食，还有朴实善良的安康儿女。随着文字在眼前缓缓流淌，悠扬的音符与动人的旋律仿佛在脑海中次第奏响，带来一场视听交融的艺术盛宴。

合群扉页是安康的全景照，远处白云低垂依偎着连绵青山，近处从建筑筑架起这座城市筋骨，汉江似一条玉带穿城而过，碧蓝的江水定格了天光云影，瞬间成为永恒。合上书卷，灵动的曲调化作一帧帧鲜活的光影，将岁月与情怀娓娓道来。

安康因汉水而生，我与安康的缘分，同样始于这一泓碧水。我的老家是新疆伊犁的一座小城，那里偏远静谧，仿佛被时光眷顾的桃源。小城童年如藤蔓一般肆意生长，唯一的禁区就是城边的喀什河。在长辈们口中，这条河吞噬过满载的班车、充足的马匹、吞玩的孩童，任何落入水中的生命，不过是打个旋儿便消失无踪。喀什河，成了童年最神秘的存在。如今，阔别故乡三十余载，老家的人与事早已模糊成心底最深沉的眷恋，而喀什河岸绵软的沙滩、河底晶莹的石头，却成了童年时代求而不得的执念。故乡，终究是记忆深处那条无法跨越的江河。

若成长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那句伤别离应是千里之外的甬江。求学宁波时，我常在课余徒步至三江口。作为宁波航运传奇的起点，甬江如一条奔腾的蛟龙，将三江汇聚，浩浩荡荡奔流入海，锐不可当。宁波大学坐落于甬江宽阔的江边，课后的消遣时常是漫步江堤远眺甬江林立的高楼，暮色中棱角分明的几何线条勾勒出城市冷峻的轮廓，熟悉却又疏离。江水裹挟着咸湿的风，漫过指尖，淌过心间，吹过大学四年时光，却始终未能真正浸润游子的乡愁。甬江流淌的水波，终是化作毕业离别时的那一句珍重。

毕业后我考公来到安康。初到陕南，烟岚秀润的风貌、清越婉转的方言，和着酸辣交融的口味，让我如坠新境，志难难平。直到一日，乘车途经一桥，恰逢夕阳西斜，金色的余晖透过车窗倾泻而入。扭头望去，宽阔江面仿若被揉碎的鎏金铺陈，粼粼波光随江水悠悠流淌，就这样流进了我的眼底。下车久立于桥头，没有几时凝视喀什河江面的目瞪口呆，亦没了驻足甬江边遥望远方的怅然若失，江风习习柔柔轻抚面颊，那一刻，这座城市令我心生欢喜。

十余年光阴转瞬即逝，如今的我早已在安康成家立业，成了地道的“新安康人”。每日往返于江北江南，春日杨柳拂堤，夏日江风送爽，秋日明月映波，冬日沙洲静谧，看遍了汉江四季的变幻，也习惯了清晨巷陌里的一盘蒸面，傍晚河堤上孩子们的嬉笑追逐，周末西城坊热闹市集的人间烟火气……日子就在这晨钟暮鼓、四时万物中缓缓流淌，汉江的水波温柔托举着每个平凡日子，将安逸富足酿成醇香的米酒，浸润着这座城市，也滋养着我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滨水在地，云在天。悠悠汉江，承载着这座城市过往与当下。从喀什河畔的欢乐童年，到甬江边的青葱岁月，最终停泊在汉江温柔的臂弯，我深深地爱着这江，爱着这城，爱着这岁月长河中属于自己的安宁与自得。正如《云水谣乡》中所写：“一条大河穿城而过，无疑是安康这个城市最大的幸福。”此刻方知，这依水而生的幸福，是我平凡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



院外的古树

党月琴

安康市第一小学红星校区的院墙外，有一棵高大的古树，这棵古树在三座房屋的夹角里，近观它需从一处小径进去，人走几步，就被狗吠吓退，再想进去，鸟儿扑扑梭梭，胆小的人又倒退几步。

一位八十多岁仍红光满面的老者，就住在古树之下，他院子里果树硕果累累，蔬菜精心栽培，屋里屋外都干干净净，老人家的铁大门长期关闭，很少看到他的身影。偶然一次，我拜访了老人家，老人很高兴有人关注这棵古树。

经查询，这棵古树学名叫重阳木，老人说他的爷爷、父亲小时，就有这棵古树，而今他到了耄耋之年，由此可以推算这棵古树有三百多岁了。只见它树根系庞大，将脚下的杨家井紧紧抓住，环抱它大概得四人，树干主干高约20米，树枝向四方伸展，每一个分枝差不多是一株粗壮的大树，与巨大伞状树冠遥相呼应，主干的上方又簇生着粗细不一的枝干。

古树有一株寄生树，奇怪的是这棵寄生树与古树不是同类树，竟是四季常青的白蜡树。老人说大约是居住在古树的鸟儿在别处衔枝筑巢不慎掉落的一颗树种，也可能是含有树种的鸟粪，刚好掉落在主干的一个树洞里，这棵白蜡树吸收古树的养分，长得直挺而粗壮，近些年越长越大，形成了树中树的奇观。

这棵古树叶子不大，不比柳叶狭长，叶片圆润且嫩滑。春天嫩绿，夏日浓绿，秋天老成，冬季落叶。冬季古树叶落后，那棵寄生的常绿白蜡树便清晰地显露出来，鸟儿在其间歌唱，让冬日的古树多了萧瑟之感。

老人许是年龄大了，也可能是激动的缘故，说话间唇周肌肉不住地颤抖。他仰头望向古树，继续说：“其实这四个分支枝干上也有一些腐朽的树洞，如果各家嫁接一株四季常青的景观树，岂不更好？可惜我老了，许多事情只是想一想而已。”他还不无惋惜地说起，这种树本还有两株，一株在罗家湾，一株在本村村头，可惜都在几十年前死了，唯有这棵孤零零。他讲20世纪50年代，为了方圆几十里民众取水方便，老人的父亲在古树上钉了一根一丈多长的木钉，绑上取水绳。如今木钉已经看不见了，由此证明古树仍在健康成长，古树的生命力依旧旺盛。

这棵古树，四周铺展的枝干叶群与树内的枝干叶群，疏密不一，色泽不一，如一柄柄巨大的绿绒大伞，的确是鸟儿美好的居所。古树上生活的鸟儿叽叽喳喳，欢喜活跃，一会儿呼啦啦从浓密的枝叶间飞出去，在天空一阵盘旋，一阵又呼啦啦地飞回来。

古树夏季枝繁叶茂，风华依旧。

